



省登字◇主编

中国最具影响力

# 童话大奖全集

金色阳光卷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

省登字◇主编

中国最具影响力

# 童话大奖全集

金色阳光卷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 目 录



太平妈妈 / 徐 玲	001
小浣熊牌桃花裙 / 赵 菱	010
时间睡着了 / 两色风景	018
绿树绿树 / 吉葡乐	025
风的名字叫后来 / 余 雷	034
月亮街 / 闫耀明	052
兔女佣 / 米吉卡	059
一匹叫淖尔的枣红马 / 毛云尔	066
心灵炼金师和小女孩 / 梁慧玲	082
冷杉林里的琴声 / 李秋沅	091
小狐狸客店 / 李浚丰	104
送给爸爸的礼物 / 顾 鹰	116
嗨，我是来自多嘎村的小兔 / 龚房芳	122
美丽的天鹅湖 / 高巧林	128
河的女儿 / 陈诗哥	139
诺诺可以做到 / 徐 玲	146





## 太平妈妈

徐 玲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。已出版《我的红狐狸妹妹》、《酷炫课堂》等二十八部图书；长篇代表作《流动的花朵》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，短篇小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。

浣浣快要走到驼背桥的时候，遇见太平妈妈挎着菜篮子从驼背桥上走下来。

没等浣浣打招呼，太平妈妈拉住他，从菜篮子里提起一件衣服：“浣浣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上学经过驼背桥的时候，必须穿上这件红马甲，这样才能太太平平的。”

浣浣问她为什么，她不回答，扭扭细腰上街去了。

她的身材看上去有些吓人，屁股明明有酒缸那么大，腰却只有碗口一样细。她说起话来声音特别柔软，给人一种吃棉花糖的



感觉。最奇怪的是，太平妈妈有预知未来的本事。

有一年七月份的时候村里搞商品交易集会，四里八乡的人们都来了，大日头高照，太平妈妈却跑到广播里喊：晌午一过就有猛雷，至少要劈坏村头兴福寺里的三棵老银杏树，请大家赶紧回家，不要出来乱走。

没有人听她的。

结果晌午一过，雷声轰鸣，一个卖海棠糕的男人被当场劈死，兴福寺里的老银杏树坏了三棵。

从此大人们都觉得太平妈妈有些鬼魅。村民们都认为，太平妈妈是一个奇怪的不祥的女人，叫孩子们少跟她搭讪，也别跟太平多来往。

浣浣可不把大人们的话当回事儿，他觉得太平妈妈看上去是一个很漂亮很和善的人，走路轻轻、说话轻轻，像个仙女。而且，太平妈妈对浣浣特别关心和照顾。

太平妈妈走远了，浣浣才仔细去看那驼背桥，猛然发现它被忽如其来的浓雾包围住了，鬼鬼的使人害怕。

浣浣看看手上的红马甲，犹豫着要不要把它穿上。

心里的一个声音说：“穿上吧，太平妈妈的话你敢不听？”

另一个声音说：“别穿，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。”

浣浣决定冒个险。

浣浣抬起左脚小心翼翼地跨上桥面……还好，一切太平，浣浣的右脚跟着踩上桥面……







突然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桥下的河水刹那间窜上桥面，最高的一个浪头迎面朝浣浣扑来……

浣浣吓得往回跑，跑得远远的。

河水退下去了，桥面上湿漉漉的。

浣浣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条藏军河一向风平浪静的呀！难道是河水里有妖怪？

这么想着，浣浣的心跳得飞快。

正当浣浣杵在那儿纳闷的时候，太平走过来。

“嘿，浣浣，怎么不走？你想迟到吗？”

太平说着朝桥面走去。

“不可以！”浣浣追上去拽住他的胳膊，“刚刚你妈妈对我说，走过驼背桥的时候要穿上这件红马甲。要不，你穿上吧。”

谁知太平不以为然地笑笑：“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？走啦，我妈妈吓唬你呢！”

“真的不可以！”浣浣说，“我刚刚试过了，洪水泛滥！你看你看，桥面上还是湿的——”

“是吗？”太平仔细去看桥面，“没有啊。”

天呐！这会儿桥面居然干得发白，完全没有刚刚被河水浸过的样子！

浣浣张大嘴巴说不出话。

太平却已经跳上了驼背桥，还一个劲儿朝浣浣招手。



浣浣觉得小心为妙，便穿上红马甲走上桥面——

一切都和平常一样，惊魂的一幕没有再发生。

太平搂住浣浣的肩膀：“你这么胆小怎么行？过桥还要穿红马甲！像个女生……”

直到走进教室坐下来，浣浣依然百思不得其解：为什么自己走上驼背桥就会洪水泛滥？为什么太平走上去就没事儿？

难道就因为太平是太平妈妈的孩子？

驼背桥是许多同学上下学的必经之路。放学的时候，浣浣远远候在桥下，看同学们一个接一个从桥的这头走到桥的那头。

他们走过的时候，藏军河河面上静悄悄，没有一丝要咆哮的迹象。

等他们都走了，浣浣拍拍胸口，壮着胆子往桥面上走。

这时候天色不早了，四周围有些阴森，河面显得幽暗神秘。

浣浣挺了挺胸膛，左脚踩上去，右脚跟上去——

突然间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河水从桥面的左右两侧涌上来，两面巨浪像是一张巨大的嘴巴，将浣浣整个儿裹挟……浣浣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巨浪顶向半空中，然后又被拉下桥去……关键时刻，一只长长的冰冷的手紧紧地抓住浣浣，把他从湿淋淋的浪头上拉回来……

浣浣被重重地甩在地上，屁股生疼。

等他张开惊恐的眼睛，却发现周围空无一人。

浣浣望着潮湿的桥面，忍不住打寒战。







看样子太平妈妈说得没错，过驼背桥一定要穿上红马甲。

浣浣把书包里的红马甲拿出来穿上，鼓起勇气走上桥面……一切正常。

这情景太让浣浣惊讶了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他很想把整件事情告诉妈妈，然后问问这是为什么。但他怕妈妈担心，所以什么都没说。

于是，浣浣每天上学放学走过驼背桥，都听话地穿上太平妈妈送的红马甲。

这样平平安安过了两年，浣浣要到镇上上中学了，也就不用每天走驼背桥了。

开学的前一天，太平妈妈提着一篮子水菱来看望浣浣。

她看着浣浣，说着一些软软的贴心的话，那尖长的冰冷的手指拂过浣浣的脑袋和肩膀，抓住浣浣的手。浣浣突然觉得，这双手分明就是把他从驼背桥的巨浪中拉回来的那双手！

“太平妈妈，您为什么要我穿红马甲？别人为什么不需要穿？是您把我从巨浪中救出来的吗？”浣浣的疑问一个接一个。

太平妈妈浅浅地笑，什么也不说。

浣浣把红马甲拿出来，还给太平妈妈。

也许，她就是个仙女。浣浣在心里下结论。

谷子成熟的时候，学校里组织秋游，同学们要一起去划船。

浣浣感到很兴奋。

可是，秋游的前一天，太平妈妈提着菜篮子到学校找浣浣了。





她从菜篮子里取出红马甲，叮嘱浣浣：“明天秋游划船的时候，一定要穿上红马甲，这样才能太太平平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浣浣看到红马甲就想起驼背桥上曾经发生的可怕的一幕。

“不要问原因，穿上就对了。”太平妈妈说。

“太平需要穿吗？他明天也去划船。”

“他可以不穿，但是你一定要穿。”

太平妈妈走后，浣浣忐忑不安起来。本以为只要告别驼背桥，就不用再穿红马甲了，没想到划船也要穿红马甲。

自己是不是中了什么邪呢？

这么想着，浣浣的心情有些紧张。

第二天，浣浣跟着老师和同学一起去划船。

不过，他没有穿红马甲。

他知道，要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穿上鲜艳的红马甲，大家不笑话他才怪呢！

所以他把红马甲团成一团塞进了裤兜里。

同学们坐在一艘艘小小的木船上，看风光，闻稻香，说笑话，开心得不得了。浣浣的紧张感很快就消失了。

船儿轻轻飘荡在水面，载着满船的欢笑声，沿着两岸金色的稻浪一直滑向浣浣熟悉的村庄……

不知不觉，船儿驶入了藏军河。

突然，船儿一个趔趄，差点儿侧翻。



同学们惊魂未定，一个巨浪从河面上腾起来，打着卷儿长眼睛似的直逼浣浣，要把他卷走。

浣浣瞪大眼睛什么也来不及做。

生死时刻，一只长长的冰冷的手，一把将浣浣死死摁住……

巨浪挣扎着渐渐退去……

浣浣连忙将红马甲从裤兜里拿出来穿上。

这件事情以后，浣浣认定自己中了邪，而太平妈妈就是上天派来救他的仙女。

转眼到了第二年。

清明的前一天，太平请假了，是因为太平妈妈病危。

浣浣跟着他回去。

病榻上的太平妈妈瘦得近乎一张纸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漂亮。

“孩子，”她那长长的冰冷的手使劲儿拉住浣浣，“我要走了，以后再也不能保护你了。记住，如果去藏军河，一定要穿上红马甲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可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不要问，记住就行。”太平妈妈说，“你要太太平平的。”这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浣浣失声痛哭：“仙女也会死吗……”

太平伤心欲绝。

浣浣和妈妈一起收养了太平。

浣浣妈妈说，她会把太平当做自己的孩子，就像太平妈妈把





浣浣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
其实，浣浣就是太平妈妈亲生的孩子。

在浣浣出生后不久，太平妈妈失足掉进了藏军河……多年后，她莫名其妙地回来了。而那时，浣浣已经被现在的妈妈领养。太平妈妈去福利院收养了一名和浣浣一样大的男孩，取名太平。

这些，大人们都知道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藏军河一直试图捉走浣浣，其实是想抓住太平妈妈——这个早就变成了落水鬼却留恋人间不愿归去的女人。





## 小浣熊牌桃花裙

赵 菱

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在《儿童文学》、《少年文艺》、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、《读友》、《南风》等杂志上发表多篇作品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黛绿色的好时光》。曾获冰心儿童文学佳作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。系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。

乖乖鹿是一个特爱臭美的小姑娘，你简直想象不出她能臭美到何种地步。

每天早上起床后，她要用一个小时零三十八分的时间来仔仔细细地刷牙、洗脸、洗头发——由于过于频繁清洗的缘故，她的头发被洗得像一束黄幽幽的海带——然后就拉开衣柜，对着满柜子的衣服发愁：今天该穿哪件衣服好呢？那条洁白的公主裙和那双蓝白相间的高帮球鞋吗？不行，这样看起来一点个性都没有！冰蓝色的吊带短裙怎么样呢？这样可以突出我修长白皙的双腿，





不过，会不会显得我过于成熟呢？唉，算了，还是穿白T恤和粉红长裤好了，正好可以配新买的那个玫瑰红背包……

乖乖鹿好不容易磨磨蹭蹭地把衣服穿上身，对着镜子又沮丧起来：看起来似乎还不错，不过爱美的女孩子们都穿裙子了，我是穿那条水绿色的及膝裙还是新买的那条桃花裙呢？哎呀，头疼死了！

鹿爸爸煎的双黄蛋早就冷得结了一层薄薄的橙黄色油花，他好脾气地催促乖乖鹿：“好啦，小鹿，别在镜子前晃来晃去啦！我就觉得你穿校服最好看！”

乖乖鹿不屑地撇了撇嘴：“这话你两年前就哄不了我了！”

乖乖鹿走在上学的路上也是心不在焉的，她会一刻不停地扭头看商店外面透明的橱窗，看自己映在里面的身影，然后把眉头皱成小麻花状，不满意地叹息。

其实她是个挺可爱的小姑娘，齐齐的童花头，大大的眼睛，粉粉的脸，今天还穿了一条很青春的粉红色桃花裙，一侧打了个精巧的蝴蝶结，使她看起来像春天第一朵刚刚绽放的桃花似的。

但她一点自信也没有，一有空就不停地审视自己，一会儿嫌自己不够高，一会儿又发现小腿晒黑了，更让她沮丧万分的是，中午吃饭时，不小心把一滴红彤彤的辣椒油滴到了裙子上。乖乖鹿的脸顿时就白了，她急忙扯了卫生纸去擦，结果越擦越糟糕，辣椒油迅速渗透到了布丝中，看起来像条丑丑的红鲤鱼。

乖乖鹿瘪着嘴巴，苦兮兮地坐在座位上，谁逗她她都不说也





不笑。放学铃一响，她就飞快地跑回家，把桃花裙脱下来，泡在水盆里细细地搓洗。可是那条讨厌的小鲤鱼像印在了上面似的，无论用肥皂搓多少遍，它还是固执地趴在裙子一角。

乖乖鹿急了，她低头看到爸爸用来清除污渍的消毒液，就下意识地拧开瓶盖，往小鲤鱼上挤了一点儿。糟了！一下子倒得太多了，薄薄的新裙子顿时起了反应，迅速变成了皱巴巴的苍白色！

乖乖鹿心疼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她把裙子湿淋淋地从水盆里拎出来，反反复复地看，可是，那块刺眼的苍白色是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原状了，它张牙舞爪地盛开在裙子下端，简直像秋天最后萎败的那朵灰白的蒲公英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

偏偏鹿爸爸出差去了，乖乖鹿连个可以倾诉委屈的听众也没有。她把眼泪忍了又忍，心里还是很难过很难过，晚饭吃不下，睡觉也睡不着，只好跑到鹿爸爸房间里去看书。

她在书柜的最里侧发现了一本只有树叶大的小书，封面就是一片将红未红的枫叶，看样子就是在夏秋之交时采摘下来的，嗅一嗅，还沾染着这两个季节混合在一起的又甜又涩的味道。

乖乖鹿好奇地翻开来，只见里面有用嫩绿的松针拼成的两行字：

鹿吃玉米粒，浣熊吃面包。

她在心里不由自主地喃喃念了出来，并且一念就像小溪奔向了大海一样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念着念着，她的眼皮就像融化掉了的水果糖一样黏答答的了，她握着枫叶小书，打着哈欠回房间。刚走到卧室门口，她那打了一半的哈欠就凝固住了，嘴巴张得圆





圆的。

月亮形的梳妆台上站着一个穿黑色背带裤、白T恤的小浣熊，它的咖啡色眼睛湿润得像刚刚摘下来的新鲜杏子，嘴唇红润润水灵灵的，憨直可爱得让人忍不住想亲他一口。

小浣熊双手托着一个枫叶形的水绿透明的盘子，里面盛满了金灿灿、香喷喷的玉米粒。乖乖鹿忍不住贪婪地深深吸了一口飘浮在空气中的清甜气息。小浣熊忽然说：“鹿吃玉米粒，浣熊吃面包。”

乖乖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，他怎么也知道枫叶小书上的文字呢？她正胡思乱想着，小浣熊又用孩子般的稚嫩童声瓮声瓮气地重复了一遍。

乖乖鹿懵懵懂懂地走上前，用手指捏玉米粒吃。真是顶顶新鲜甜美的上等玉米粒啊！嫩甜可口，入口即化。她情不自禁地吃了一粒又一粒。

小浣熊歪着脑袋看看她：“浣熊吃面包。”

“哦！哦！”乖乖鹿恍然大悟，连忙跑去厨房，拉开冰箱门：“有香草味、草莓味、水蜜桃味、芒果味——你要哪种口味的？”

“那就每种口味的都来一点好不好？我最喜欢吃面包了！”

乖乖鹿用一个大盘子把所有的面包都端了上来，小浣熊高兴得连连搓手：“麻烦你啦！真不好意思！”

“别这么说，小浣熊，你的衣服可真可爱哦！”乖乖鹿托着腮，羡慕地看着他。



“嘿嘿，是吗？我自己可一点儿也不知道。”小浣熊擦擦嘴角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“我倒觉得你是个很好看的小姑娘呢！”

“唉，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其他女孩子啊！你不知道，我的同学中有很多都比我长得高，长得漂亮的，而且，而且我最喜欢的那条桃花裙也被消毒液烧坏了……”乖乖鹿眼睛拼命眨啊眨的，又快要哭出来了。

“可是，别人比你高比你漂亮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小浣熊困惑地抓抓头发，“我住在枫叶小书里好多年了，再没见过第二个比你更讨我喜欢的人啊。”乖乖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你喜欢我吗？你不觉得我太任性、偏激、爱臭美又过于敏感和神经质吗？有时候我自己都烦透自己了！”

“没有啊！我看你每天早上都不停地换衣服，为不知道该穿哪件衣服烦恼，我就很心疼你，很想帮帮你。可是，我住在枫叶小书里，如果你不用那两句话呼唤我，你就看不到我……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告诉你，你穿每一件衣服都很漂亮，真的。”

“唉，可我就总是怀疑自己不好看怎么办啊！今天最难过了，新裙子也被我洗坏了！”

“嗯，我想我可以帮你。”小浣熊的眼睛清澈澈的，一眨一眨，像水底闪光的鹅卵石，“不信你看！”

他忽然轻轻一跳就跳到了桃花裙上，把身体往那块丑陋的痕迹上轻巧地一贴，咦！苍白痕迹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穿黑色背带裤、白T恤的小浣熊俏皮地闭着一只眼睛憨态可掬的模样。

